



王介甫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予讀王文公文集而不勝慨然也公以雄特淵深之才用力于學將以經術治世已得其位以居之行政卒至於錯迤其身名不無可議焉既所爲新法見於史者疑其足以亂天下而文之垂於歷世爲可師法則至今而尚傳初公之進其說以堯舜望其君以唐之太宗之賢者猶不足爲法夫太宗之思治力行時則魏徵爲之相彼亦日進其君於唐虞三代惜乎世降道卑隆古之風不能卒復然貞觀治法之美亦僅見於前古餘無概辭焉亦其時君臣之賢相得爲治以至此也使公當日秉政持初進之說嘉謀入告必欲堯舜其君民於吾身親見則以神宗之求治甚銳

信從甚殷力可得之於人至彼大臣若韓范文富之輩相  
與其佐之安在不與臯夔等烈而卒之公之所行者不然  
大抵公所對君者必爲堯舜之言其實不過富強之一策  
青苗方田自以爲富保甲保馬自以爲強而行之適足以  
貧弱其極至於安門之繪圖熙河之聞敗當宁亦爲之震  
悼不寧一時之論者並起而喧然公相位之不終蓋以此  
也夫古今論相賢與姦而已公初進之日韓維當講筵屢  
薦其說于神宗則在濟邸時已意注之及後對面稱其責  
難于君公之自處于良臣者則可謂賢矣其後新法不善  
其病在于天下自任所以急見其功始終一執拘之見爲  
之寃之立身行已之間無所刺謬不得遂謂之不賢也然  
以公之爲政而謂其人之不賢也猶可因而竟以爲姦則  
不可蓋人臣之所謂姦者必其人之陰詭儉惡妨賢害國  
而後加之以是名也吾取公文以觀公知制誥時于諸賢  
宰執之降制者未嘗不極稱其道德之高事業之盛而復  
端確其詞其心固與正人爲類矣卽與明道爭難亦謂子  
雱韓富之語爲誤是豈姦之所爲者且新法之行公終謂  
誤于呂惠卿是公未嘗不悟其前非故其形之於詩于出  
身經務之間再三致其悔恨抑亦可知公之爲人矣公所  
爲文與韓歐並立者已爲無媿至其詩高深踈秀蓋不必  
與唐爭相爲長而亦不墮於宋庸腐之一習者也予因論  
世以知公并頌讀其詩書而爲序之也如此

王介甫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乎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爲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爲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

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

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

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  
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  
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  
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  
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  
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  
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  
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  
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  
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

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  
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  
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  
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  
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  
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  
使其生也旣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  
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  
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  
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  
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  
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

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



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

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

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古之可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

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求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

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

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  
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  
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  
其養生喪死婚姻壅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以上者  
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以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  
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  
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  
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  
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  
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  
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  
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

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  
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  
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  
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  
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  
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  
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  
姻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  
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  
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  
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  
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

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  
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  
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  
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  
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  
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  
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  
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  
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  
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

常以困窮爲患者始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  
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  
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  
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  
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  
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  
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  
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  
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  
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  
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

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得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

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旣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旣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

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  
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  
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  
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  
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  
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  
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  
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  
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  
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  
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  
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  
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  
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  
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  
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  
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  
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旣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  
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  
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  
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  
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  
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

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  
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  
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  
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  
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  
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  
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  
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榮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  
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  
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  
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徃徃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旣已  
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

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  
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  
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  
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  
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  
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專而又一一  
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  
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  
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  
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  
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  
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



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  
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  
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  
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  
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  
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  
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  
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  
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  
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  
无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

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  
置社稷蓋甚於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苑  
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  
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  
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  
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  
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刻於  
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  
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  
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  
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

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至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

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矣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

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怙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

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躬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感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爲迂濶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

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濶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濶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設施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濶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劄子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惟北郊所祭皇地示并神州地示祗合坎瘞自來卻如祭天并燹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觀今日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卽無燔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於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燹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燹于上瘞埋則達氣於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瘞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壇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外制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

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  
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  
寐聽治不怠園遊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  
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  
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  
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  
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  
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  
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  
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歛散之權而  
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  
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  
操聚歛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  
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  
可

表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  
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  
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  
豈臣愚僮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  
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  
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  
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

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矧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愔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遲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

誠懼頓首謹言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壤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於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續廸我

高厚之事莫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  
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勲庸弗效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  
朞歲遂叨詔獎還官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  
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我老之軀而遭難值  
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  
與之勦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  
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論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爲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  
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太賢者

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  
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  
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  
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  
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  
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  
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  
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  
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



荀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

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

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

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

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不嘗求莊

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刻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雜著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

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  
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  
大費則遣使剗剗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  
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  
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  
歛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  
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  
用之不給使用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  
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歲  
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糶  
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  
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  
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  
置司叅議施行

書

與王子醇書一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  
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  
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勢以待  
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  
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刻肆使蕃漢官私兩利  
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

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羗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

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陟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羗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羗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羗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歟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

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氍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

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

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其  
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  
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  
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  
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  
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  
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  
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瘞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  
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  
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  
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

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  
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  
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  
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  
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  
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  
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  
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  
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  
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  
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



答不宣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

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糴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

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至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而無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是如此等事豈行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已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記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竄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

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  
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  
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嘗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  
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  
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  
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  
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俟望宿息以至庖漏  
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  
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  
也先生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  
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  
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

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  
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  
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  
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  
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  
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  
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  
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  
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  
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滌言詖行詭恠  
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  
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

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  
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  
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  
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  
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  
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  
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  
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  
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  
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  
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  
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

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  
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  
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  
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  
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  
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  
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  
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  
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  
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  
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  
度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

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

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

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

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喁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捍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芝閣記

神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且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任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

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

高得圓機  
而破釋儒之辯  
去觀此可以悟  
矣

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佞。質靜而無求。不佞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聞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滯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問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匿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曰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粵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



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  
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  
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  
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  
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  
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銘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  
不測之楚仇報耻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  
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  
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  
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  
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  
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  
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  
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  
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  
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  
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  
庭示後不誣

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塋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遊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

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餽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至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

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本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癘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塋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塋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歛塋埋之制趨於儉而已少長

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誦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昵於一時而紀謀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杞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塋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

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濠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

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歛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遊以灑掃先人廬家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適大

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  
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  
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  
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  
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  
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  
氏先公卒八年旣塋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塋於夫人  
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  
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  
人寬定實實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塋也寬爲尚書  
司勲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  
子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塋而二

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  
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備始  
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  
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  
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  
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  
官就侍天下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於幽乃賜卿  
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 墓表

####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  
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

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枝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

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寂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蘓君始也蘓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



二年十月庚午其子塋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當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爲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

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

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墓賴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荷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

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紬君言不報

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與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

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歛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

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  
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  
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  
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焚之其  
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司  
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賁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時告厥  
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  
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  
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

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先時朝  
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  
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  
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  
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  
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  
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  
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  
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  
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且露鄉某

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問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

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王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持以應世之湏爾大志所欲論著益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益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益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龔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旣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爲江東撥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後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惡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粲然克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歛歸金陵殯於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會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勝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勃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

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口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卽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其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

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至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

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士窵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  
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  
後兮孰勸爲瘁





